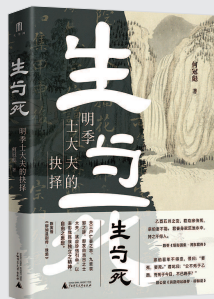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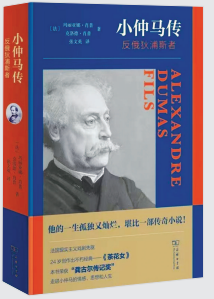
本书聚焦明末士大夫群体在明清王朝更替之际所呈现的立场和心态,生动再现了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各种人生面向与复杂心理。

《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
何冠彪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作者在《诗经》、药典和农书里上下求索,在日常生活中仔细观察,讲述草木在人世的经历和故事,让人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我们的民族。

《文心雕草:中国植物人文小史》
马俊江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2年5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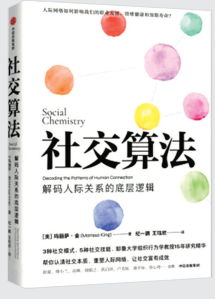
小仲马一生表现为“反俄狄浦斯者”,与父亲紧密相伴。书中首次披露大量私人信件,为我们完整呈现小仲马的成长历程。

《小仲马传:反俄狄浦斯者》
[法]玛丽亚娜·肖普 克洛德·肖普 著
张文英 译
商务印书馆
2022年5月出版



本书以全球性视角,生动报道了世界范围内食物供应系统正在发生的惊人变化,讲述了人类食品生产创新的动人故事,记录了那些重新定义可持续农业的努力。

《未来吃什么:人类如何应对食物危机》
[美]阿曼达·利特爾 著
蒋怡颖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作者花费近15年时间研究人们在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发展状况,根据人们的表现总结出了科学的社交关系建构方法,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出决策。

《社交算法:解码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
[美]玛丽萨·金 著
纪一鹏 王珏欣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6月出版

书人茶话

第三只眼

“以史为鉴”与“面向未来”

付杰

文化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为新著《思于他处》写了一篇自序,文中说道:“我自己的写作,也常常是重复性的吟哦,被一种惯性的思维所累。有时候想抽身而出,却有着力不从心之感。”这当然是孙郁的自谦,不过,他也指出了充斥市面的经典名著导读类书籍的通病。

读书,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原典原著。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语言在流变,文化背景在更迭,公序良俗在重建,这就使得彼时的常识成了此刻的谜团,我们阅读距今年代久远的经典名著,就需要专家学者充当摆渡人,导读类书籍就此应运而生。

当此类出版物叠床架屋地摆放在书店里时,倒又给读者带来了烦恼:怎么选?

《思于他处》的首篇为《卡夫卡的城堡》,在这篇文章中,孙郁无意间给出了“怎么选”的一种答案:“书中有着一种热流在自己的躯体里,似乎被它穿透了。”孙郁所指,是他写作《卡夫卡的城堡》的缘故,那是因为文中所提书籍里有一股热流,这股热流击中了他,这才有了这篇佳构。这何尝不是我们选择导读类书籍的良方?亦即体会一下导读书的作者是否感受到了所要推介的经典名著里的热流。

穿过寂寞的知音

《思于他处》由三辑组成,分别为“思于他处”“走出迷宫”和“远去的群落”。为何分此三辑?作者有他的理由,而我读来,总觉得有一股贯穿始终。

“汪曾祺先生晚年的走红”,是收入该书第一辑的文章《汪曾祺的语言之风》的第一句话,孙郁道出的,是一个公认的事实:1980年代初期,随着小说《受戒》《异秉》和《大淪纪事》等名篇陆续发表,汪曾祺先生才慢慢走红,彼时他已年过花甲。走红的汪曾祺,“招蜂引蝶”,在网上搜索评论汪先生作品的文章,连绵不绝。孙郁本人也出版过一本汪曾祺作品的专论——《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附录》。

如此密集的评说在先,再要说说汪曾祺先生好在哪里,还能说出新意吗?写出来的文章会不会落入“重复性的吟哦”的窠臼?毕竟,这正是孙郁自己都很鄙薄的写作姿态。

《汪曾祺的语言之风》一文,初读似无惊艳之处,无非是说汪曾祺多么看重各种语体,古今中外的句法他都曾留意,并融汇到自己的文章里,因而汪先生在创作时既吸纳古诗,又重视方



《思于他处》
孙郁 著
台海出版社出版

言,旧里出新、新旧交汇地活用,使得汪先生的文章辨识度极高——没有语出惊人之处,对吗?可是,我读《思于他处》到《汪曾祺的语言之风》时,还是在此篇停留了许久,因为文中有一句话让我几近哽咽。孙郁写道:“我觉得晚年的汪曾祺有点寂寞,虽然约稿的人多,求画的人众,但能够与其深度对话的人殊少。”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我,那些深埋在汪先生作品里独孤求败的无奈渐渐浮出水面,也更懂得了重读汪先生的作品何以总能在其冲淡的文字中感受到热望。肉身已去,先生还在用他独特的语言等候知音穿过寂寞。

不用说,孙郁就是这样的知音,除了得益于曾与汪先生同住蒲黄榆,从而能方便拜访外,还因为这种熟悉帮助他人在重读汪先生的作品时,更容易移情其间。而今,孙郁将自己被汪先生作品中灵魂的感悟留存了下来,他的这些被热流击中后吐露的肺腑之言能否感染读者?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同样温度的文章,在《思于他处》里尚有不少,像《雪日读“冥想”》《托洛茨基余影》《巴别尔之影》《王小波二十年祭》等,都是读完后让我产生了阅读甚至重读原典冲动的好文章。

爱之深切,言之灼灼

“我常常感动于司马迁的写史,人物鲜活,呼之欲出”,此话出自《思于他处》中的另一篇文章《萧红的自传》,假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
张文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如没有读过张文江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我会深以为然。

起意阅读张文江这本貌似不太易读的书,倒不是因为事先知道它新意迭出。张文江围绕着《史记》的末篇《史记太史公自序》开设过一门课,将讲义汇编成书便是《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仅1500余字,我想知道司马迁的这篇自序究竟以何触动了张文江,竟让他由此出发铺展出一本书来。

开宗明义,张文江为他的《讲记》定下了调子,“《史记》是总结先秦古学的集大成著作,以此划出时代”,此语足以惊呆将一部《史记》读得半生不熟的非专业读者。《信陵君窃符救赵》《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以及《鸿门宴》等等,再加一篇选自《昭明文选》,作者也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些篇什大概就是大多数读者关于《史记》的阅读积累,在此基础上,我们所认知的《史记》,就是孙郁所说的“司马迁写史,人物鲜活,呼之欲出”。

张文江的论述与我之前对《史记》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怎能不令人对此书跃跃欲试?更让我惊异的是,张文江替这个看上去颇难一下子厘清的话题,寻找到了让读者非常容易接近和领会的线索,亦即从《史记》开篇的主角黄帝的年代起,历数到为撰写皇皇巨著《史记》,司马家族在这两千多年里所做的准备和积累,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史记》是开创性的大著作,司马迁的志向不仅是写一部历史书……如果读

我们想要的被热流击中后撰写的经典导读,要

比人云亦云的资料汇编,要求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专家能躬身其中,为读者创作真正能帮助大家热爱阅读的导读类书籍。

《史记》,只注意其历史记述而忽视其思想内容,多多少少会形成遮蔽。”如此结论,对一直以为《史记》只是一部史书的读者,是醍醐灌顶般的启发。很难想象张文江为理清两千多年里司马家族的生死沉浮,得花怎样的功夫去爬梳史料?病痛缠身之下,恐怕只有热爱至深才会如此奋不顾身吧?

爱之深切,言之灼灼。张文江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里密布了自己对太史公及其著作的热爱,从而使得阅读者收获倍增。比如,在推演司马家族盛衰的过程中,张文江顺带介绍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道家、法家、墨家、儒家、名家等的来龙去脉及思想内核——这才是一本经典导读应有的样子。

非感动自己不动笔

想必,张定浩也是张文江先生家客厅堂里从不轻易缺席的学生吧?所以,他打算写一写过去时代的诗与诗人时,秉承了非感动自己不动笔的创作思路。

除了引子和后记外,《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共收录了张定浩谈论古诗和古代诗人的文章九篇,分别是《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宣城》《李太白》《魏武帝》《古诗十九首》《既见君子》和《九歌》。深潜自己喜欢的古诗不能自拔后,非得要用一篇文章来为古诗和过去的诗人暂别,爱之热度可

想而知。

“假如一个蹉跎半生的人尚且还有抱负,那么他看见成熟的桃子时,心里起了这样无名的忧伤,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人,是那个春秋魏国的诗人,也是子建。”张定浩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情绪投射进诗里来告诉读者古诗美妙在哪里:“诗是这样的,‘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我开始没明白,为什么桃子端上来的時候,那人便会忧伤。前几天去南汇看桃花,出租车司机说八月还有品桃节,想到大颗大颗的水蜜桃端在果盘里,应该流口水才是,为什么要忧伤?”水蜜桃非但没有逗引出诗人的口腹之欲,还让他生出了忧伤,为什么?随着张定浩的一唱三叹,答案水到渠成地呈现出来。

这不是我熟悉的讲解古典诗词的文本格式。我在大学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时,老师们会以点带面地给我们细讲每个朝代代表诗人的代表作品,但老师们如教学参考书一般的讲解,让我很难觉出过去时代的诗与人的趣味何在,而这,正是不少摆放在书店里解读古诗词书籍的写法,与那些老师们的讲述一样,貌似翔实其实枯瘦的解读,会否给读者一个错觉——解读古典诗词就应该这样不苟言笑地隔岸观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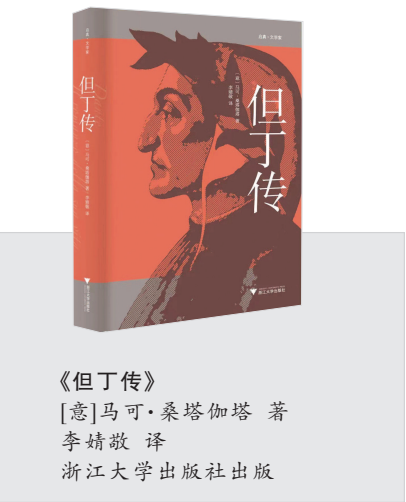
张定浩在他另一本书《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的序言里这样写道:“这首诗正在向我们发出邀请,邀请我们动用自己全部的感受力和分析力进入它,体验它,探索它,被它充满,并许诺,我们必将有所收获,这收获不是知识上的,而是心智和经验上的,像经历了一场爱情或奇异的风暴,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既见君子》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是《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宣城》《李太白》,还是《古诗十九首》《既见君子》和《九歌》,张定浩都在以自己的感受力和分析力示范给读者,他是怎么进入它们、体验它们、探索它们的,不求全,只求抓住古诗词中触动自己的热流并深情地表述出来,以期带领读者感动自己的感动,我以为,这才是导读古诗词的有效路径。

我们想要的被热流击中后撰写的经典导读,要

比人云亦云的资料汇编,要求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唯其如此,我们在赞赏孙郁、张文江、张定浩他们带领读者在书径里慢慢前行的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专家能躬身其中,为读者创作真正能帮助大家热爱阅读的导读类书籍。

三味书屋

关于但丁的一切:更为完整而深入



《但丁传》
[意]马可·桑塔伽塔 著
李靖敬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但丁·阿利基耶里(1265-1321)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存在。他被誉为欧洲最伟大的诗人、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性人物。恩格斯曾评价:“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的一位诗人。”数百年来,不仅有众多学者前赴后继研究但丁,更有无数文学爱好者对他顶礼膜拜。关于但丁,似乎总有谈不尽的话题、抒不完的感受。

意大利学者马可·桑塔伽塔所著《但丁传》,堪称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地深入研究但丁的一部权威作品。桑塔伽塔在意

大利史学界和但丁研究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在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他穷尽了中世纪以来有关但丁的研究资料,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了《但丁传》。可以说,这部作品不论在资料的丰赡性、论述的严谨性、解读的全面性等方面,都较薄伽丘、布鲁尼、马里奥·托比诺、梅涅日科夫斯基等人所著的但丁传记更为出色。

在书中,桑塔伽塔立足于但丁作为作家、哲学家、廷臣、政治家和父亲等多个维度,细致描摹,厘清了但丁所处的复杂的家庭和政治关系网络,还结合但丁与佛罗伦萨的关系,深度剖析了《神曲》为何是一部深受地方和区域政治影响的作品。尤为可贵的是,在写作过程中,桑塔伽塔始终抱着“疑古”的精神,不轻易采信前人缺乏根据的陈述甚至但丁本人的记录,试图拨开“累墨地造成的但丁书写史”的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但丁。例如,过去的研究者包括薄伽丘都认为,婚姻给但丁带来的只有厌倦和痛苦,但作者通过各种细节推断,但丁与妻子之间的冲突并不严重,即使流放后也不曾传出任何冲突;但丁在《新生》中宣称贝阿特丽齐是毕生唯一所爱,作者则经过考证后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几乎所有古代传记作家都认为但丁曾在巴黎大学

求学,但在作者看来,这也同样存疑,但丁在1309年春天只是可能去过法兰西……在对大量关于但丁的材料近乎抽丝剥茧的整理分析中,作者将但丁的青少年时代、佛罗伦萨生活、政治生涯、创作经历、思想变化等作了全方位的重构。

但丁笔下的爱情是一个神话,而神话般的爱情也是青年但丁的生命主题。他的爱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贝阿特丽齐的一见钟情中。他从未将对爱情的爱慕当表面表达,让他积蓄了蓬勃的爱情伟力;她后来嫁人并很快去世,又为他提供了脱冕为诗人和文人的重要契机。他说:“我希望用于任何女性都没有用过的话来描述她。”由此,他把对她的爱和思念全部注入《新生》里,并让这种“精神之爱”在后来的《神曲》中延续。桑塔伽塔再现了但丁对爱情的求索和挣扎,让一个情深似海、有血有肉的青年诗人形象跃然纸上。

政治仕途上的斗争和挫折是成就“大人物”但丁的重要因素。而要理解但丁的政治生涯,势必要厘清当时亚平宁半岛错综复杂的政局。桑塔伽塔对佛罗伦萨的政治斗争不吝笔墨,并将但丁的政治经历与创作生活缠绕交错,凸显出宗教冲突、政治黑暗和人生沉浮对一颗杰出灵魂的锤炼与造就。流放异乡给具

有强烈家国情怀的但丁蒙上了巨大的人生阴影,却也同样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他的思想,促成了他从遭遇失败的流亡者向肩负使命的预言者、从神本主义向人文主义、从优秀诗人向伟大文人的转变。

《神曲》的创作,反映了流亡时期但丁复杂的心路历程。通过这部作品,但丁以一己之力唤醒了意大利沉睡千年的史诗传统。桑塔伽塔评价其为“一部具有双面性的史诗”:一方面以末世的视角阐释人类的命运,另一方面又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精准且同步的解读。在中世纪,没有任何一部虚构之作能以如此系统、及时且持之以恒的方式记载当时的历史事件、政治要闻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事实上,这既是关于人类整体命运的预言之书,也是一部关于但丁自身的传记。为此,桑塔伽塔不惜以大量篇幅阐述创作过程、阐释著者心理、阐发作品隐喻,为读者更为完整准确地认识这部人类文学史上“中世纪天鹅的绝唱”提供了可能。

但丁与佛罗伦萨的恩怨纠葛,是书中最让人唏嘘不已的叙述线索之一。但丁生于斯、长于斯,却被审判和驱逐;内心承受的痛楚不言而喻。他对佛罗伦萨有着至深的失望和愤怒,并将这种情绪倾注于《神曲》中,以至于他笔下的“地

狱”里到处都是佛罗伦萨的居民;他又对佛罗伦萨有着至深的期望和热爱,不仅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着重返,从而终地努力着回归,还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未来佛罗伦萨的天堂般的想象。这种矛盾的交织,一方面使但丁的形象更趋饱满,另一方面也让这部《但丁传》具备了更多的可读性。但丁终其一生都没能完成回到佛罗伦萨的夙愿,这是他生前的悲哀;然而,时间最终消解了他与佛罗伦萨的恩怨,并让他成为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的象征,这又是他逝后的荣耀——但丁始终渴望的,正是不朽的声名。

理解了但丁,也就理解了欧洲早期的文艺复兴。他的一生,纯粹而不失清醒,悲苦而不失激情。桑塔伽塔除了呈现但丁痛失爱情、仕途坎坷、饱经苦难、流亡异乡的际遇,还将他那超群特异的气质诉诸笔端,塑造出一个人格鲜明、精神饱满、境界高远的哲人形象。为了弥补正文中叙述的不足,桑塔伽塔还在书后增附了逾十万字的“文献说明”和“简明家族谱系”。可以说,关于但丁的一切,几乎都能在这部厚重的作品中找到。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但丁传》出自一位鸿儒硕学之手,却逻辑清晰、行文晓畅,不失为一部兼具学术高度和文学色彩、可以雅俗共赏的传记作品。

必需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



《必需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
[德]克里斯蒂安·迈耶著
萧语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